

被诱于那一泓魔幻的蓝

——《二十世纪中国海洋诗精品赏析选集》序

□ 余光中

作者简介: 余光中 (1928-), 男, 生于江苏南京, 祖籍福建永春。1947年考入金陵大学外文系, 后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50年代留学美国, 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高雄中山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收稿日期: 2002-03-04

1 中国目前的海岸线, 北起鸭绿江口, 南迄北仑河口, 长达 5 943海里, 自古即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说, 然而海洋并非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虽然徐福探东海, 郑和下西洋, 这些传说与历史无人不知, 中国文学的墨水里却少海蓝。相反, 苏武牧于北海, 张骞通于西域, 却在诗中留下不少白雪、黄沙。尽管如此, 我们的祖先对神秘的海洋仍是十分向往。孔子曾叹: “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庄子也海话夸夸, 说什么北冥有鱼, 其名为鲲, 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 怒而飞, 海运徙于南冥云云。

传说认为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 其状如壶, 又名三壶山。希腊神话却认为英雄死后都去的极乐世界 (Elysium), 远在极西的大洋之中, 故又称幸福群岛 (Happy Islands)

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 即使李白也不禁叹道: “海客谈瀛洲, 烟涛微茫信难求。”曹操东临碣石, 写了《观沧海》一诗, 其中最气象的两句是: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这恐怕是中国咏海诗最早的名作了。可惜后继的作品实在不多, 即有名作也多受制, 其份量更难比西方同类的巨著。

中国古典诗中歌咏江、湖的杰作很多, 但写海的却罕见, 偶有涉及海洋, 也往往一笔带过, 很少大规模的正面描写。中国疆土广阔, 关山行旅, 江湖行舟, 多半无须航海, 哪像古希腊的英雄, 国小岛多, 没有一处离海岸超过 120公里, 至于跨海东征, 或是横海归渡, 更是全凭波程。特洛依的王子国破之后流亡海外, 先到迦太基,

再去罗马立国, 所经也都是地中海的浪涛。

李白的想像恣肆不拘, 但真正咏海之作罕见。《渡荆门送别》之句: “月下飞天镜, 云生结海楼。”其中海楼当为造境虚写。倒是《公无渡河》一首, 李白旧题新赋, 竟想像狂叟溺死在黄河里, 被冲入海: “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 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神奇而恐怖的意象, 简直可比西方的《白鲸记》。

中唐的李贺想像力也很高妙, 所写《梦天》一首后半是: “黄鹿清水三山下, 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 一泓海水杯中泻。”所谓三山正是蓬莱仙岛, 而黄鹿是陆, 清水是海。前两句乃指沧海桑田, 自天上的神仙俯视, 简直迅若走马, 千年不过一瞬。后两句乃指神仙下望人间, 九州不过缩成九点人烟, 沧海也不过像一杯水而已。这神奇的远景, 李贺比太空人早睹了一千多年。

苏轼大笔淋漓, 晚年更谪居海南岛, 照说写海之诗应该大有可观, 可惜这方面也著墨不多。《澄迈驿通潮阁》二首之句“杳杳天低鹢没处, 青山一发是中原”最为著名, 写乡愁黯黯很有神韵。《登州海市》写蜃楼幻景也有妙笔: “东方云海空复空, 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 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 敢以耳目烦神工? 岁寒水冷天地闭, 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 共事惊倒百岁翁……斜阳万里孤岛没, 但见碧海磨青铜。”第九句正写蜃楼, 末二句则以影减复晴、水明如镜收篇。这首诗在苏诗中不算最好, “耳目”一词也欠妥帖, 毕竟海市蜃楼只是视觉的奇迹, 并不可听。坡公在海南有一

首五古长诗,题目也长,叫做“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前面的十二句是:“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半月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安当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

谈天翁是指战国末期的哲学家驺衍,人称谈天衍。《史记》里说他认为“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驺衍之言,时人以为不经,但以今日回顾,九州之外有大海环绕,正是世界尽头,说得完全正确。至于“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的警句,则出自《庄子秋水篇》北海若语:“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海若,就是我们的海神,本来就无须向希腊去借用波赛登(Poseidon)

古人正面写海的好诗实在不多,其后值得一提的反而是一位并不很著名的诗人孙元衡。他是桐城人,康熙年间曾官台湾同知,诗中多咏海外风物。其《渡海》一首值得全引:

揆舵扬帆似发机,茫洋自顾此生微。
乱山断处天应尽,一发穷时鸟不飞;
鱼眼光边波闪烁,龙涎影外国依稀。
壮游奇绝平生冠,斯语东坡未必非。

此诗最奇的是第二联:鱼眼是指鱼目所见的景色吗?还是暗喻隆起的水平线呢?龙涎当然是指鲸鱼,更有鲸鱼喷水的联想。一发穷时当指陆地尽头,语出东坡,所以诗末说,就连东坡也不会否认我此游之奇。我想这首诗很可能写于从大陆渡台途中。

这本《二十世纪海洋诗精品赏析选集》既以上一世纪为选材时段,则其开始 10多年间的古典作品似也不应缺席。梁启超这首《澳亚归舟杂兴》写于自澳洲赴日本舟中,时为 1901年 5月:“拍拍群鸥相送迎,珊瑚港湾夕阳明。远波淡似里湖水,列岛繁于初夜星。荡胸海风和露吸,洗心天乐带涛听。此游也算人间福,敢道潮平意未平?”这首诗也不算是梁任公的杰作,至少比他的《自励》七律名句“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

立多时”要逊色了。任公在漫漫的航程中写此诗时,恐怕还想不到,展开在他前面的 20世纪,将改用白话来写新诗,写许许多多咏海的新诗。

2 列入这本海洋诗选的 132位诗人,始于郭沫若,止于詹静佳。两人的年纪相差 86岁,大致说来,已经隔了三代了。郭沫若的《立在地球上放号》写于 1920年,这 80年来,新诗在主题、形式、语言各方面都变化很大,简直可比莎士比亚所谓的“海变”。但是这本选集中的两百多首作品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海。

什么是海洋诗?这名词颇难界定。如果说,以海洋为主题而正面写海的诗,才算海洋诗,那这本选集里有不少诗都不合格。许多诗其实写的是人,而以海洋为其背景;或是以人情、人事为主体,而以海洋为衬托,为比喻;或是出入于虚实之间,写岸上人思念海上人,或海上人思念岸上人;或是写海陆之间的特殊空间:海岸。

五四初期的第一代诗人,诗艺青涩,诗思浅薄,写海多用虚笔,空空荡荡,不能落实,令人觉得情浮于景,并未交融。郭沫若、王独清一味排比,有气势而无韵味,失之于粗。宗白华、冰心、甚至徐志摩,一味纵情,言之无物,失之于浅。倒是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把割给列强的七块华夏领土写成失养的孤儿,在天涯海角哭喊母亲,十分感人,作者真不愧是爱国志士,能把梁启超、秋瑾的精神用新诗来传承。刘延陵《水手》写离家远航的舟子在海上月夜思念家里的妻子: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两双手捧住面孔,
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见月儿眨眼,
海儿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处的故乡。
但他却想到了
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
那人儿正架竹子,
晒她的青布衣裳。

这首小诗结构紧凑,语言清纯,意象不但生动而且对照鲜明。舵旁的阴暗孤寂反衬出井旁的明艳可喜。那人儿也许不是妻子而是情人,无论如何,她在石榴花间的树下挂晒衣裳的情影,

比起徐志摩《海韵》里那女郎的做作来,自然得多,也真实得多。刘延陵这首《水手》确是早期新诗最成熟、最完美的佳作之一。

不少咏海的诗,其实是在喻人。绿原的《航海》,寥寥数行,用最简洁的手法,以海景的变化喻人心的矛盾与阴晴。第二段不用动词,只用了两组同位词,便点出了主题:

人活着
像航海
你的恨,你的风暴
你的爱,你的云彩

流沙河的《贝壳》也是一首完整而美丽的咏海小品,不过他直接写海,却用一枚贝壳来因小见大,就近喻远。此诗有一小引:“妻去青岛看望她的叔父,昨日归来,带回一只贝壳赠我说:‘看见这东西,我就想起你。你为什么 不写一首诗呢?’”

曾经沧海的你
留下一只空壳
海云给你奇异的纹理
海月给你莹莹的珠光

放在耳边
我听见汹涌的波涛
放在枕中
我梦见自由的碧海

流沙河这首《贝壳》是一篇咏物诗。中国咏物诗的传统讲究的是状物即所以喻人。“曾经沧海”妙用成语,不但暗喻作者饱经世情,包括爱情,更可以联想沧海桑田的世变。第一段的“你”实咏贝壳,但到了第二段却转为了“我”,不过我听见、梦见的却反归于“你”,你所由来,也正是海,你的故乡。这首小品轻灵工整,首尾相衔,以沧海始,以碧海终:相信卞之琳见了,也会称善。

诗人置身波上,将此躯之区区全交给烟水的浩浩,正面来写蓝色世界,那就不是岸边观海之近,以海喻人之虚可比的了。这时诗人的功力就必须就攫住海之所以为海的感性,甚至知性,才交得了差。且看痖弦的《远洋感觉》:

哗变的海举起白旗
茫茫的天边线直立,倒垂
风雨里海鸥凄啼着
掠过船首神像的盲睛

(他们的翅膀是湿的,咸的)

晕眩藏于舱所的食盘
藏于菠萝蜜和鲟鱼
藏于女性旅客褪色的口唇

时间
钟摆。秋千
木马。摇篮
时间
脑浆的流动 颠倒
搅动 一些双脚接触泥土时代的残忆
残忆,残忆的流动和颠倒

通风圆窗里海的直径倾斜着
又是饮咖啡的时候了

痖弦这首咏海诗不但感性十足,而且意象从古典转变到现代,中间更以晕船的意识流来承接,末段两行一笔荡开,余韵不绝。可惊的是,早在 40年代,年轻的辛笛竟写出了感性与知性并兼的这首《航》:

帆起了
帆向落日的去处
明净与古老
风帆吻着暗色的水
有如黑蝶与白蝶

明月照在当头
青色的蛇
弄着银色的明珠
桅上的人语
风吹过来
水手问起雨和星辰
从日到夜
从夜到日
我们航不出这圆圈
后一个圆
前一个圆
一个永恒
而无涯涘的圆圈
将生命的茫茫
脱卸与茫茫的烟水

黑蝶与白蝶,青蛇与明珠的意象,富于感

性。但将洪水世界简化为几何学最完美的圆形，却将经验抽象化了，乃有诗末以茫茫的生命对茫茫的宇宙之格局。《航》恐怕是五四以来咏海诗中最深婉的一首。

海洋的广阔、深沉、神秘、多变，海景的壮丽，加上海洋与陆地若即若离、千丝万缕的关系，确为诗人提供了无尽的题材，也是明暗取喻的一大宝库。以海为喻来写爱情，当然倍增浪漫之感。郑愁予的《如雾起时》借瑰丽的海景来妙喻情人的绮思，直到今日仍令读者惊艳：

我从海上来，带回航海的二十二颗星。
你问我航海的事儿，我仰天笑了……
如雾起时
敲叮叮的耳环在浓密的发丛找航路；
用最细最细的嘘息，吹开睫毛引灯塔的光。

赤道是一痕润红的线，你笑时不见。
子午线是一串暗蓝的珍珠，
当你思念时即为时间的分隔而滴落。

我从海上来，你有海上的珍奇太多了……
迎人的编贝，嗔人的晚云，
和使我不敢轻易近航的珊瑚的礁区。

诗中人表面是水手，实际上是情人，但是一路写来，海上的景色与陆上女友的面容体态却互为虚实，相映成趣，其中意象的交射互补，灵活而且生动。例如首段，就航海而言，耳环是虚，它所暗示的船上警钟是实；发丛、睫毛、嘘息也都是虚，所暗示的雾与风才是实。反过来说，就爱情而言，灯塔却是虚写，它所暗示的美目才是实的。末段的编贝、晚云当然是指皓齿与脸晕。珊瑚的礁区当指女友的乳房之类，含蓄得极美，且带点幽默，更暗示这爱情尚在浪漫追求的初阶，不敢冒进。中段用赤道之横与子午线之纵来引出女友擦唇膏的红唇与为他而哭的垂泪，虽以航海的地理为喻，却是两条乌有的虚线，作者竟能无中生有，化抽象为实景，真是匪夷所思，功力不凡。

郑愁予另一首咏海的名作，《水手刀》，却是实写航海的生涯了。此诗寥寥十行，前段写水手的洒脱而不著一“刀”字，只用了四个“挥”字，刀便在其中了。后段写水手的坚毅，只用了四个“被”字，就贯穿航程的磨练了。此时结构单纯而

紧凑，节奏则因这八个叠字的呼应，更于轻快中见变化与顿挫，名不虚传。以下引《水手刀》全诗：

长春藤一样热带的情丝
挥一挥手即断了
挥沉了处子般的款摆着绿的岛
挥沉了半个夜的星星
挥出一程风雨来

一把古老的水手刀
被离别磨亮
被用于寂寞，被用于欢乐
被用于航向一切逆风的
桅蓬与绳索……

郑愁予没有做过水手，也未像痖弦那样入过海军，但是凭了他在基隆港务局工作的近水因缘，再加上想像的天赋，却写出了 50年代一组咏海的杰作。不过写水手的诗当然也可以发展写实的风格，例如李钢的这首《老兵箴言录》：

学会在巨涛狂澜中走荡木吧
学会晕船，学会呕吐
让海魂衫上的海浪翻滚起来，
撞你的胸膛，猛烈地撞你的胸膛
呕吐出所有的陆地吧
把一切岛屿都看作船
忘掉岸吧，忘掉岸
否则不是好水兵

凋谢你的蔷薇科的中学时代吧
挥手向带翅膀的信使们告别吧
到船头去，敞开出海服
让海水冲刷掉你的学生味
染蓝你，让海水蓝蓝地染蓝你

熟悉海浪，熟悉海风
熟悉舰长的海洋风暴脾气吧
否则不是好水兵
热爱海
让海藻缠满你的名字
让海蛎子爬满你的名字
热爱海
长出鳃来
长出鳞甲来

像一条鱼那样热爱海吧

否则不是好水兵

比起郑愁予的《水手刀》来,这首《老兵箴言录》结构没有那么严谨,语言没有那么凝练,节奏没有那么灵活,可是李钢的确入过海军,在诗中以老水兵“曾经沧海”的口吻向一个新兵谆谆劝勉,语气亲切感人,在单纯之中仍见想像的活力。他要新兵把自己想成一条鱼,长出鳃与鳞来,话虽无理,却合乎诗情。写海的诗每失之空泛,缺乏咸味。只有老水兵才会说到海藻、海蛎子上面去。李钢的诗风男性而阳刚;另一首阳刚之作,主要的结构纯以一连串十个同位词组成,句法排比,势如破竹,末三行则以慢板煞住作结。题目《海翅》也十分别致,我说的正是昌耀的作品,虽然只有九行,却凝练而又紧凑:

朋友,感谢你给我寄来一角残破的海帆。

是海的翅膀。是风干的皮肉。是漂白的血。

是撕裂的灵旗。是飘逸的魂。

是不死的灰。是暴风之凝华。

是呐喊的残迹。是梦的薄膜。

是远祖神话的最新拷贝。

感谢你给我寄来一角残破的海帆。

可信风平月静的子夜,

海上不再只有垂泪的龙女。

3 这本海洋诗选里列入了两岸的诗人132位,其中不乏已故的与尤健的众多名家,值得提出来赏析评比的咏海佳作当然不止我前述的这寥寥数首,但迫于出书在即,拙序也不能再发挥了。我要指出,本书选诗虽多,遗珠当仍不少,例如港澳新马的华文诗人就挂一漏万,像香港诗人钟传民的力作《捕鲸人》曾获“青年文学奖”,就是70年代咏海诗的力作。其次,入选本书的海洋诗,未必是该诗作者最好的海洋诗。例如覃子豪的《我是一个水手》,诗质稀薄,语言松散,排比的句法单调而重复,显然,是他大陆时期的少作,远远不及他后期的收入《海洋诗抄》里的作品。至于我自己,入选的《高楼对海》一首,虽有海岸的背景,毕竟算不上当行本色的海洋诗。倒是较早的诗,例如《海祭》《心血来潮》《望海》等等,较为合适。

我不认为自己是当行本色的海洋诗人。虽

然先后在香港和高雄,27年来我一直住在海边,一抬头就和窗口的海蓝打个照面,夜深人静,海天之间只剩下我和涛声,我仍然只能算海港诗人或者岸上诗人。其实,这本选集里的作者,大半和我相似,只是有缘近海,对海出神而已,正应了四川人所笑的“旱鸭子”,下不了水,出不了海的。

真要做海洋诗人,用大格局来写有份量的海洋诗,最好还是真正“下海”,向蓝而又咸的帝国去朝拜海神,不,海若。否则就只好寄望于职业的下海人,例如水手、渔人、海军——最好是更深入的蛙人,或是潜艇水兵——寄望从他们中间产生一位诗人。若是办不到,就是能安于在岸上望洋兴叹。不,也许不必兴叹,只要真是大诗人,或许只凭了观照(contemplation)深思、想像,偶而也能巧夺天工,捉到海魂。

我们这些海洋诗,也许还不致怎么愧对古人,但是面对西方海洋文学的盛况,仍远觉不如。英美的两大海洋小说家,康拉德与梅尔维尔,都有多年的远洋航海经验:康拉德做过商船的船长,梅尔维尔不但在捕鲸船上做水手,还弃过船,更遇上过船员叛变。英国桂冠诗人梅士菲尔小时就上远洋船工作,所写长篇叙事诗《拙画家》(Dauber)就是一篇道地的航海诗,其中描写船在风雨中险过合恩角的一幕,紧张而又壮阔,只有真正行家才写得出来。此外,拜伦习于航海,才写得出《海罗德公子游记》和《唐璜》那样的大格局长诗。即连还只出过两次远门的柯立基,也写过神奇的600行长诗《老舟子咏》。

其实在西方文化里,海洋不仅是文学的重要主题,更是音乐与绘画常常表现的对象。我们立刻想到杜布西的交响诗《海》(La Mer)和林姆斯基·科沙克夫的交响曲《喜哈刺雪德》(Scheherazade)。至于画海景的大师,则应推英国的宝纳。中国文化里似乎提不出如此多彩多姿的海洋美感。儒家哲学认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难道海洋在我们的文艺中久受冷落,真是由于华夏子孙欠缺智慧?我们如果不服气,就应写出更多更好更宏大的海洋诗来。

二〇〇二年一月于高雄

责任编辑 丘斯迈